



~ 16  
4046  
13



~16  
4046  
13

<2006-804>

牧齋初學集卷三十一

墓誌銘

尹孔昭墓誌銘

萬曆中余應鄉會科舉取友三人焉曰嘉定李流芳  
長蘅江陰尹嘉賓孔昭其人皆聰明特達樂易淡蕩  
恬于營進而急于君親疎于勢利而篤于朋友淺于  
世故而淡于文字禪悅辱與余交古人所謂兄弟也  
但各姓耳長蘅晚謝公車孔昭仕僅至監司啓楨之  
交相繼溘逝余晬晚無徒老而不死今復捫淚而誌  
孔昭之墓悲夫孔昭祖淮父延壽家世爲善人孔昭

物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奮跡爲儒落筆染翰溷溷研削小生已酉中鄉試解  
元庚戌舉進士名家驚爆海內褐衣敝巾與故人酒  
徒縱飲阡陌間意自如也讀書不穿穴章句伸紙爲  
古文短篇疎行簇簇有新意老于文學者弗如酒酣  
興發輒爲歌詩商歌曼聲淋漓自喜作江上竹枝詞  
云河豚雪後春猶淺刀鱗風來水已波攜酒江邊吹  
笛坐那山今日出雲多長蘅吟賞不置謂老鐵諸人  
無此風味孔昭不自以爲能事吟罷輒削藁或過而  
忘之矣孔昭魁顏皤腹腰有傲骨官中書舍人如眉  
着面無所與於世憂時謀國攢眉擣心不以冗長爲

解奉使過清流關穿井幹而出平沙千里腰刀怒馬  
箭鏃摩戛慨賦詩曰莫道時清關失險勇夫重自  
閉春秋余拂廟壁讀之駐車歎息而去晉兵部職方  
司員外募兵山東登蓬萊閣望醫無閭慨有勒白山  
弓黑水之思久次出爲僉事提學湖廣意忽忽不懌  
辛勤其官而卒天啓壬戌某月某日也年五十有一  
孔昭于禪家自詭有得能挂禪人于句下一夕醉酒  
破雲樓尸羅戒截髮剪爪然燈懺除不肯自假易也  
里居過從從數解衣脫帽臥甌覆杯語無町崖雜以  
諧劇晚好擊偏旁解字時時以指畫肚自誇新樣嘗

有詩答余嘲云三點成伊君識否好來墨海問狂夫  
間有妨難都虛一笑而已酒酣以往把盞顧余高歌  
白樂天待君贊彌綸之章戟手長嘯一似重有屬者  
而余踧踖未敢應也已未春送長蘅落第詩云海畔  
逢錢大叮嚀莫作癡長蘅持扇示余曰此孔昭三千  
里一言也余方在酒所潛狀泣下所謂兄弟而各姓  
者詎不信歟於乎可哀也已孔昭妻花氏生三子白  
道後孔昭幾年卒亂後亦卒已亥十二月白  
道之子謀諸婚家尚書清河公庀治窀穸卜葬  
某地之新阡蓋孔昭之歿至是三十九年而始克葬

家貧世亂懸棺而封用庶人禮道路皆傷之於乎是  
余之罪也夫其忍不銘銘曰

大江滔滔兮黃浦粼粼風迴霞縠兮唯子之文君山  
月白兮江聲吐吞軒豁欬笑兮子之營魂江山如故  
兮千秋有人澆花載酒兮尚酌子之古墳

蕭伯玉墓誌銘

黃魯直戒人子弟諸病可醫惟俗病不可醫蓋俗之  
爲病根乎胎性成于熏習寔多生異熟非氣力學問  
所可驅遣余交海內賢士大夫風操不一若其居狀  
不俗得免于魯直之訾警者惟吾伯玉而已伯玉諱

物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士瑋姓蕭氏江西泰和人南齊西昌侯叔誅之後入  
國朝有爲潭州刺史者曰尚仁尚仁之子用道靖江  
王府長史用道生暄累官禮部尚書三傳生一傑爲  
河南府同知廉平有聞娶王氏生三子伯玉其長也  
伯玉有雋才爲文章奇肆奔放萬曆壬子舉人丙辰  
成進士壬戌廷試除行人司行人崇禎元年冊封秦  
府同官當使琉球規避相排擠伯玉爭之力左遷光  
祿寺典簿出補府僚壬申改南大理評事轉南禮部  
祠祭司主事申明洪武欽錄簿以國法扶佛法嚴禁  
僧徒之掠禪宗賣詩句者而酒肉博塞次之改吏部

自文選歷考功郎中不以南曹冷官少自假易楚師  
拔營南渡畱都騷動伯玉抗言曰毋勾卒毋登陴毋  
徙民居高皇帝陵京在是開九門以延之誰敢闌入  
大司馬倚以稍強弘光 南渡遷光祿寺少卿拜太  
常寺卿移疾還里陪京繼陷自屏草野嘻嘻咄咄野  
哭祈死辛卯四月十三日卒于西陽之僧舍年六十  
有七伯玉之爲人易直閉止天性淡泊登第後爲園  
于柳溪名曰春浮極雲水林木之致將之官輒低徊  
不肯出曰勿令春浮通我南評事除服携家而北過  
拂水丙舍流速度歲愾賦詩返棹其于榮利聲勢

泊如也故其生平無俗情清齊法筵圍壇結界闕房  
棊几橫經籍書門牆溷廁皆置刀筆驛亭旅舍未嘗  
不焚香誦讀也故其生平無俗務在官則單車羸馬  
蹙蹙退朝居家則鐵門銅鑲剝啄絕跡以朋友爲性  
命以緇衲爲伴侶以雜賓惡客煩文調語爲黥髡痕  
痛故其生平無俗交通曉佛法精研性相起信則截  
流賢首惟識則穿穴窺基四部之書刊落章句淘汰  
菁華我知其無俗學于古今文章辨析流派褰剝砂  
礫眼如觀日手如畫風我知其無俗文無俗詩也嗟  
乎古之論士必先品而後才鶴之在陰也鴻之于陸

也鷺之于飛也潔白孤迥超狀無所與于斯世而世  
不敢以凡羽畜之如吾伯玉者魯直所謂能醫俗病  
者也棲遲冗長迴翔卿寺自喜爲俗人所鈍置潘生  
有言抑亦拙者之效也豈不信哉伯玉有二弟曰次  
公季公教誨之漩澗因果之緯繡檀度之囊皮有無  
前問次公爨鼎之款識書畫之譜牒園池之標峰置  
嶺則問季公至于楷柱法門鏤刻經藏肉燈骨筆唯  
恐後時則三人者相與共之伯玉出而偕其二弟幅  
巾道衣同形影共眠食天親也亦善友也入而與羅  
淑人清棊明燭理丹鉛談名理良朋也亦法喜也伯

玉所以能擺脫悠悠望古逢集世出世間故自有曠  
劫因緣豈偶狀哉伯玉妻贈淑人黃氏生子一維明  
寧都訓導先三載卒女嫁鄒忠介子燧甥文鼎文英  
皆殉義歿繼室封淑人羅氏伯玉既歿庀喪事者季  
公之子伯升仲升皆蕭氏之不俗子弟也伯升曰飯  
僧補藏吾伯父與吾父之慧命也必以藏事春浮伯  
父之所以釣游也必以葬虞山夫子伯父之師資也  
必以銘乃卜戊戌冬十一月葬伯玉虞山麓屬陳孝  
虞作行狀而來請銘崇禎初枚卜閣員伯玉遺余方  
寸牘曰政將及子勉赴物望余以閣訟下獄伯玉謀  
于李忠文間行走使賫千金爲納橐餽此伯升兄弟  
所未及知行狀闕載者銘曰

三界牢獄韁鎖沉錮啄腥聚羶長夜不寤厚地濁泥  
墳壚雍闕帝搏黃土薶瘞俗骨虞山重掩白雲所族  
點蒼韻碧以待伯玉梵猿夜呼命鳥晝響風偏霜秋  
霞催月上我刻銘詩被除俗情誰云云者山谷老人

陸孟鳧墓誌銘

吾友孟鳧陸氏諱銑攻舉子業才華妙天下累試失  
舉以歲貢授無錫教諭除廣西潯州府推官最考陞  
養利州知州致仕甲午八月二十二日卒于虞山里



年七十有四祖璋父垣家世爲善士妻唐氏先卒有弟能詩而瞽無子以從弟爲後女三人幼者委纒就位里之士友暨內外姻相向而哭咸曰孟鳧孝友順祥淑身善物學不逢年善不壽後論定累德將于是乎在于是其執友錢謙益拭面而言曰孟鳧長余一歲並游郡學出同車入同席余蓬垢跳浪不可人意孟鳧威儀庠序舒雁行列如也余登甲科官禁近孟鳧久次諸生泊朕自守無躁心無退色余罷枚卜孟鳧始入官懸車之與初服蓋交相恤也孟鳧仕而歸余亦釋纍囚還里亂後握手有梵志出家之歎孟鳧和

而辨易而立弱者取杖焉强者取衡焉競練者取則焉其助我以旁行四句則我之舟筏也嗚呼孟鳧已矣吾誰友其門弟子黃子翼聖哭而言曰吾師之道合于周官之師儒與漢史之用文學者理溥爲刑官椎髻卉裳端委教化猶臯比生徒也贖鍰自束矢已上署字輒泚筆不下決杖呼晷手未嘗不汗握也解裝垂橐僅給粗糲居室庫溇蛙黽雜處常庀五十金購藏冊比卒不能益一鏹其廉可知也善爲人治病惡風扎瘥躬自謫視市兒村媪攘肘袂不知其爲故使君平生卒無厓岸之行無鈎距之智無詆調之

言擇木而陰循牆而走仁心爲質老而益共嘖呻語  
笑皆吾師也嗚呼吾師逝矣吾誰仰方外之友石林  
源公合掌太息曰君儒者也于吾師之六度有合焉  
施藥利生施也寡欲少殺戒也柔和善下忍也由是  
以樹進幢濯定水游智刃望三度而趨不淫也憂末  
法楮狂瞽標正眼目徵言復狀嗚呼善友亡矣吾誰  
偕言已凡與于哭者皆曰信越五月卜葬以十二月  
日窆芝川之先塋其家來請銘余曰諾銘有徵矣徵  
余之言其不以爲思皇之士伐木之友乎徵黃子之  
言其不以爲鄉先生沒可祭于社乎徵源公之言其

不以爲外修儒行內闕宗風者乎凡所以徵孟鳧者  
盡是矣駢花洒葉示有文序搏沙傅膠示有眷屬牽  
絲結綬示有官位儒林瞽宗示有名稱法門之鑰乍  
啓而旋閉慧燈之燄將然而遽熄因在多生果非一  
劫斯則資人天以證明仗佛力爲撈漉者與嗚呼孟  
鳧可以誌可以銘銘曰

虞山蜿蜒兮琴水粼粼麟傷鳳逝兮閭其無人青簡  
栖篋兮漉囊在門佳城一閉兮墓草告陳歸心法王  
兮一字染神誓願如芥兮劫石不湮

黃子羽墓誌銘

子羽姓黃氏名翼聖子羽其字也世家常熟之塗松里弘治中割隸太倉萬曆己丑進士叅政陝西諱元勳者其考也崇禎以諸生應聘起家蜀新都知縣陞安吉州知州致政以歸者其歷官也爲人孝友順祥自牧若處女居官扞難者事以廉辦聞歸而修香光之業自號蓮蘂居士吉祥善逝者其生平也卒于己亥十月八日春秋六十有四其所享年也葬于秦圩祖塋啓兆而合祔者太原文肅公之孫女其令妻也瑜子也侃孫也曇曾孫也嫁于楊而寡依其父學佛者其女若也爲詩清新有雅思序而定之者徐元歎也師資游好垂四十年作蓮蘂居士傳凡數千言既而刊繁去華撮略爲銘以庀其子若孫者老友虞山錢謙益也其辭曰

昔我有友季穆孟鳧陸介而羣何峭而孤晚有二友安期元歎周削町崖徐標風岸婉婉子羽處四人中桐流新露蕙轉光風子羽于友推賢讓能齊其躬心如弗克勝彼四人者交樽子羽如眉著面目鼻相與先帝號咷哀纁師薦綃頭赴徵分符繁縣清心置水劇手理絲爬搔痾癢惠此窮黎賊躡楚蜀突如乘城樓櫓瓦震鼓角地鳴泣告父老處矣人牧忍吾赤子

倭彼擇肉腰刀誓衆首帕裹足瓦擲礮車炬然烈火  
灰賊崩奔餘黎鼓舞令散金錢婦充酒脯昔唐項城  
李侃婦楊蜀人作誦豐碑頡頏進典方州四海南奔  
壁壘整暇乾餼不愆三宮旰食六師夜呼悍相心折  
捧手而去脫屣畏塗束身首丘長爲歸人夫復何求  
小歸故鄉大歸淨國遺民次宗古有遺則輕安調心  
嘔和涉世外脩儒風內閱真諦兒女團圞身世整齊  
飾中期至抗神告别觀音忍苦歸心合掌氣息一絲  
佛音琅琅老宿歎息禪僧愕眙衆香國裏彈指去來  
余曰往生胡可擬議曰考終命斯則可矣如人洪飲  
屢舞叫呶醕酌眩暈嘔噦而逃有夫燕喜洗盞揚解  
百拜三爵以告成事展如子羽不替初筵客賦旣醉  
監史肅狀是爲吉人是爲考終斯言不夸儒佛理同  
我撮傳文篆銘幽竈蓮葉開敷以質天眼

華徵君仲通墓誌銘

丁酉四月予訪仲通于錫山仲通扶携及席納履再  
拜故國老民垂白相向夜分惜悽別去予告王子雙  
白此老雖盲方抵掌時目光閃閃射燈檠上可畏也  
是歲仲通年六十予爲矐目篇以壽仲通喜曰青天  
白日予自茲可以引鏡矣越二年己亥予再訪之病

不能出越一月雙白以訃來仲通二月二十三日卒  
矣其二子毀瘠踰禮將葬泣血撰事狀介雙白來哭  
而有請嗚呼仲通之志也夫予忍不銘仲通諱時亨  
常州無錫人高祖補菴先生諱雲舉進士官刑部郎  
曾祖鴻臚復誠祖光祿之亢父守吾先生  
母陸氏娶顧氏繼氏生二子瞻祖祀祖也葬在某地之  
阡華在南齊以孝子顯名三十一世至仲通刳右股  
以療母父病革捨命籲天請代人謂華世有孝子補  
菴爲邵文莊入室弟子實開東林講席仲通學于高  
忠憲考德問業鏃礪風節猶補菴之于二泉也人謂  
補菴有孫少承守吾家學離經博習涵畜演迤作爲  
制義驅濤湧雲振衣講論執經滿堂表敷先德其父  
遂以諸生祀瞽宗人謂守吾有子忠憲之被急徵也  
仲通先期刺知之忠憲從頌整衣冠依彭咸之遺則  
仲通相之也奄黨詰責漏洩詔旨甚厲人咸指目仲  
通陸儒告其夫兒能爲范滂可矣二老人復何憂監  
司素重仲通不竟問仲通意自如也忠憲旣歿仲通  
褒衣大帶自命東林弟子文文肅公倪文正諸公交  
口薦樽門弟子日益進井邑遷改介居墅哭著春秋  
法鑿錄箋注易書三禮其書滿家甲乙以後蜚語連

朱有學集 卷三十一  
染命在漏刻仲通口講指畫著書不輟曰吾向者分  
握三寸管從忠憲于地下今遲之二十年矣嗟夫忠  
憲歿于昔日則爲漢之蕭望之仲通其朱游也令忠  
憲不歿于昔日則必爲宋之文履善仲通其謝翱也  
仲通之師弟與東林相終始其自命東林弟子宜也  
仲通介特自愛豁達好施予患難相歿德不望報嘗  
之紹興過故人關司理道聞王生冤扼腕白之司理  
屬具牒平反仲通繙閱案牘甫削藁竟顧茫茫朕目  
因是失明亂後兩遭大獄卒以瞽免人以是知有天  
道也錢謙益曰近世東林之黨論有宋之僞學也古

之講學者使人學爲仁義以孝弟爲大坊而世之所  
惡于講學者凡以禁人之爲忠孝而已忠孝之名不  
可禁則巧指之曰僞學學而僞則忠孝胥僞矣僞忠  
孝之禁立則真不忠真不孝者一無鯁避而世道于  
是乎陸沉矣仲通澡身浴德砥礪廉隅孤立于師友  
彫藻講肆崩潰之後豈非東林之收子與惟仲通爲  
真孝爲真忠爲東林之收子則疇昔之規重矩疊歸  
朕師表者相與出力擠之不盡不止獨何心焉與數  
十年來忠臣孝子旣與國家同盡矣而纖兒壬人惡  
直醜正螺贏相負不可終窮今之追僂東林旣爲黨

物齋存學集 卷三十一 三  
魁戎首者彼誠以忠孝爲厲已必欲斬艾之俾無易  
種其流毒不滋懣與予之銘仲通也匪仲通是爲庶  
幾藉以聖讒說于斯世且使斯人之徒或聞而少愧  
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并寫余之所以哀仲通者其  
辭曰  
謂子有目兮孰矐而矐之謂爲無目兮胡昭質之不  
虧梁崩及今天柱墮昧芥目于一塵兮炯千秋之在  
斯嗟十目兮徒爾爲金銷石泐兮黨論不施五緯芒  
寒兮砥柱曷爨刻好辭于琬琰兮宜陵谷其永垂

周安期墓誌銘

故太宰吳江周恭肅公有曾孫二人曰永年字安期  
宗建字季侯與余俱壬午生以書生定交余與季侯  
同舉萬曆丙午相繼中甲科季侯入西臺忤奄拷歿  
賜謚忠毅而安期爲老生自如季侯歿安期視余兄  
弟之好益親故予知安期爲詳余初交安期才各驚  
爆不自矜重攢頭摩腹輸寫情愫久與共居而不能  
捨以去其待後門下士亦狀諸公貴人聲跡擊戛爭  
羅致安期安期披襟升座軒豁談笑不爲町仄卒亦  
無所附麗邦君大夫虛左延佇箋表撰述必以請材  
官小胥錯跡道路間值諸旗亭酒樓捉敗管捨寸幅

落筆聲簇簇狀緣手付去終不因是有所陳請以是  
知其人樂易通脫超狀後人勝流也爲詩文多不起  
草賓朋唱酬離筵贈處絲肉喧闐驪駒促數筆酣墨  
飽倚待數千百言旁人愕眙驚倒安期亦都虛一笑  
以是歎其敏捷而惜其不能深思徒與時人相騁逐  
也父季華府君篤老安期扶持如嬰兒與二弟踐更  
侍寢以終其身哭季侯也過時而悲二弟善小詞工  
畫出以示余喜見顏面不啻身爲之也家世奉佛王  
母薛夫人禪定坐脫宴朗稟承父叔刻藏飯僧誓終  
紫柏付囑窮老盡氣若營其私蓋能以儒脩梵行稱  
其家風者也晚年撰吳都泐乘餘百卷蠹簡鬻翰搜  
羅旁魄其大意歸宗紫柏一燈標此土之眼目又以  
其間排纘掌故訪求時務庶幾所謂用我以往者弘  
光南渡詒余書數萬言條列東南戰守中興建置事  
宜鑿鑿可施用余將疏薦而未遑也亂後移家西山  
與余執手噓熾酒半脫帽垂頂童狀顧影長歎以謂  
老可踐而死可貴也丁亥八月發病不汗卒無子以  
季弟之子人收爲後生四女皆適土人與其妻沈氏  
合葬吳縣之藤箐山旣葬弟永言永肩泣而言曰吾  
兄已矣其生不獲以功名顯有志于文章禪悅皆有



緒言而未竟也夫子其何以表之使其無憾于土中乎余曰安期學道人也功名之與文章其能立與否皆有命焉我知其無餘憾也安期植善根深矣佛言食少金剛終當穿骨安期之食金剛不爲少矣雖未臨終正定所有善根不唐捐不淪墜佛有要言可無疑也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姑略次其生平以志于墓又長言以爲之詞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安期者其辭曰

歲在敦牂兮三人以降先弱一个兮碧血如虹惟我與爾兮晼晚過從俛仰昔游兮颯如雨風吳趨清嘉今宛雜雍容春明柳市兮夕陽花宮染翰未慙兮酒杯不空浮圖蠹矢兮長橋漂紅梵志歸來兮皤狀兩翁又俾我獨兮如歷失蛩斷詞告哀兮歸命法幢長夜一燈兮庶吾子之不夢

隱湖毛君墓誌銘

兵興以來海內雄俊君子不與劫灰俱燼者豫章蕭伯玉徐巨源德州盧德水華州郭胤伯浮囊片紙異世相存各以身在相慰藉不及十年寢門之外赴哭踵至余乃喟歎曰古之老于鄉者杖屨來往在在東阡在在北陌今諸君子雖往矣江鄉百里雞豚近

局南村河渚之間尚有人焉吾猶不患乎無徒也少年間黃子子羽毛子子晉相繼捐館舍咸請余坐榻前抗手訣別嗟夫陸平原年四十作歎逝賦以塗幕意迺爲感今余老髦殘軀慣爲朋友送歿世咸指目以爲怪鳥惡物而余亦不復敢以求友累人所謂託末契于後生者將安之乎斯其可哀也已子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世居虞山東湖父清孝弟力田爲鄉三老而子晉奮起爲儒通明好古強記博覽不屑儷花鬪葉爭妍削間壯從余游益深知學問之指意謂經術之學原本漢唐儒者遠祖新安近考餘姚不復知古人先河後海之義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雖東萊武進以鉅儒事鉤纂要以岐枝割剝使人不得見宇宙之大全故于經史全書勘讎流布務使學者窮其源流審其津涉其他訪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輔其正學于是縹囊細帙毛氏之書走天下而知其標準者或鮮矣經史旣竣則有事于佛藏軍持在戶貝多濫几捐衣削食終其身芒芒如也蓋世之好學者有矣其于內外二典世出世間之法兼營并力如飢渴之求飲食殆未有如子晉者也余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每思以經史舊學朱黃油素之緒言悉

委付于子晉子晉晚思入道余觀箋注首楞般若則  
又思刊落枝葉迴向文字因緣以從事于余而今皆  
不可得矣悠悠人世可爲興悲豈但東阡北陌而已  
哉子晉爲人孝友恭謹遲重不洩交知滿天下平生  
最受知者故令應山楊忠烈公所莊事者繆布衣仲  
淳張冢宰金銘蕭太常伯玉也與人交不翁熱撫王  
德操之孤卹吳去塵沈璧甫之亡皆有終始著書滿  
家多未削稿其子皆鏃礪者學能弄而讀之異時有  
聞焉子晉娶范氏康氏繼嚴氏生五子襄褒表表展  
襄褒皆先卒女四人孫男女十一人生于巳亥歲之

正月五日卒于巳亥歲之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  
一越三年辛丑十一月朔葬于戈莊之祖塋銘曰

君爲舉子提筆如虹丁卯鎖院訊于掌夢明遠麗譙  
蟠龍正中口銜珠書山字冠空兩旛旁列史右經東  
明年改元歲集辰龍高山崔巍觀象在崇爰刻經史  
敬嗣辟雍秦鏡漢囊表應受終魯誥既藏竺墳攸崇  
玉牒標筆昱耀龍宮刳塵浩朕噩夢衝衝維茲吉夢  
帝命克從畢如嶼如有丘宛隆文字海光長賁柏松

王德操墓誌銘

吳有隱君子曰王君德操諱人鑑先世隱淪持齋奉

佛德操與其父生不茹葷血俗人謂之胎素德操疎眉削頤面色竊黃振衣躡衰風骨稜稜狀望之知非腥腐酒肉人也年十七學詩從居節士貞游士貞得句法于王伯穀德操經其指授遂以名家其稱詩和平婉約似其爲人朱絃清汎不務嘈囀清氣宿心發于妙指非以學而能也家居綵雲橋下老屋席門蠅蝟網戶客至樵蘇不爨清談移日已而垂簾閉肆佛火青熒膜拜跌坐居狀退院老僧矣吳閩詩酒之社德操未嘗不往軒蓋雜遝笑語喧豗遊塵飛埃空集筵几德操頽然其中如入禪觀已事而竣猶無與也

輕舸短屐薄遊吳越間與名公高人沿討風雅眺覽名勝意有所之襍被便去曹能始歎曰此道人可以彈鋏客日之邪少授金剛于耶溪法師中年走曹溪禮大鑿肉身承事憨山和尚歸授記雲棲命名廣寶法筵清衆投跡如市名僧老衲半爲伴侶與草衣道人爲塵外交紅牋小字頻數問遺齋廬餅拂每雜著懷袖間余題其小像曰猶有閒情難忘却虎丘明月馬勝花德操微笑而已德操年六十九始舉一子小字曰四郎辟三姊也崇禎甲戌秋余與李孟芳毛子晉偕過德操酌酒布席命四郎出拜孟芳曰德操意

鄭重付囑將以穉子累子晉而以墓中之石累牧翁也越庚辰年十月德搯卒其孤瀉依子晉以長娶魚開封佩之孫女暉勉持家亦既抱子而德搯葬于澠關外竹青塘白石山未有刻文瀉謀于子晉奉德搯遺言拜而有請嗚呼余忍不銘瀉字僧祐所謂四郎者也瀉與其子亦胎素如其父祖銘曰  
中吳遺民自王賓迨邢參落落閭史穆穆德搯避世  
韜東蓬蒿沒齒履和養素貞不絕俗斯亦可矣旌行  
表微續往哲之記以俟君子

薛更生墓誌銘

君諱正平字更生華亭人也晚以字行字那谷號旻老夫少爲儒長爲俠老歸釋氏歿石頭城下葬于方山之陽年八十有三子二人長逢次暉君懷奇負氣糞溲章句小儒每自方阿衡太師崇禎末主上神聖憂勤將相非人國勢日蹙君早夜呼憤草萬言書上之冀得旦夕召見平臺清問從何處下手庶幾國耿可振而天步可重整也取道北海經牢山聞國變慟哭欲投海歿同行者力挽之歸歎曰吾今日真薛更生矣更名所以志也少習禪那與雪嶠有雙髻之約晚參浪丈人于天界諮決心要悲生悟中淚下如雨

安立道場和合僧衆經營伙助不惜頂踵啞羊驅鳥  
投體兩足逢人禮拜如常不輕講筵懺壇三朝六時  
專勤抖擻先至而後罷者必君也故宮舊京麥秀雉  
雖登臺城瞻孝陵望拜悲歌彷徨野哭又以其間觀  
星占象占風角訪求山澤椎埋屠狗之夫人成目笑  
君八十老翁兩脚半陷黃土不知波波刮刮何爲也  
平生好著書橫豎鈎貫學唐之覃李子金剛周易陰  
符老莊下及程朱孫吳各有纂述作孝經通箋發揮  
先皇帝表章至意取陶靖節五孝傳附焉謂靖節在  
晉宋間不忘畱侯五世相韓之義古今之通孝不

于此激而存之以有立也其用意淡痛如此病疇滋  
甚畫字通語昴伊法師城南開講輒側耳占上座整  
躡二十里憑老蒼頭肩以行如叩叩負螻狀道未半  
饑疲足矧則又更相扶也丁酉臘月八日長干熏塔  
薄暮冒雨追余持薛公自傳拜而屬銘十九日送余  
東還入清涼憇普德累日而後返持經削牘如平時  
廿四日晨起呼逢誦道德指歸序問曰孔子稱老子  
猶龍是許老子未許老子逢未答曰我方思熟睡汝  
如去丙夜呼燈起坐稱佛號者三顧逢曰今日睡足  
如意轉身倚逢面撼之逝矣長干僧醮錢庀葬具皆

曰脩行人臨行洒狀得如薛老足矣銘曰

君之亡也介丘道人評之曰貧則身輕老而心輕放  
脚長往生歿亦輕達哉斯言取以刻銘

何君實墓誌銘

君實姓何氏諱珩枝父允濟以鄉舉任山東嶧縣知  
縣母錢氏余從祖祖父憲副府君諱順德之女于先  
宮保公爲從妹而恩禮如嫡兄生萬曆丁丑長余五  
年余垂髫時兄未冠髭髥出兄屬文頰首沈思輒  
摘其領以相繞偕補博士弟子員兄纘言斲詞嘔心  
攻苦而余跌踢自如每一下筆兄口吟手鈔朱黃重

疊不辨行墨間有不嫌手裂抵地兄必收拭補紉積  
而藏之余他日亦不知爲已作也余爲時文好刺取  
內典名儒邵濂呼爲楞嚴秀才必旁及肇論淨名注  
兄擊節歎曰又是方袍平叔矣其欣賞如此余通籍  
久次坊局兄猶屢困鎖院十指如懸椎不能仰面干  
人量衣度日其窮彌甚每重趼百里尋黃冠訪金丹  
術晚從禪人學禪能終日不言夜不脇席狀皆無所  
成卒以窮歿歿十餘年乃克葬其可哀也萬曆辛丑  
余年二十偕兄讀書破山寺山門頽敝護世四王架  
壞梁木爲坐余拉兄度礪穿嶺一日數過其前兄夢

四王語曰公等幸勿頻出出則我等促數起立殊僕  
僕也兄心竊喜自負每褰衣止余勿出余勿聽傭書  
人郭生婦病禱城隍神神憑而語曰乞錢相公一幅  
名刺來我貫汝郭生叩頭乞哀余笑而厲之兄曰安  
知不厭代余書名刺俾焚廟中婦立起兄竊心忖自  
疑曰者四王云云將無亦爲彼耶余枚卜罷居兄從  
容爲余道之且相慰曰未止此也嗚呼兄歿而天崩  
地坼兄作夢時垂六十年而余固已老而憊矣短衣  
禿鬢徒行蹙蹙市井伍伯箕踞睥睨掩耳側行曾不  
敢俠輪流視如兄之所云豈所謂癡人前說夢耶喪

亂殘生天眼護佑創殘痛定追尋前夢未嘗不身毛  
俱豎申且屏營誠不敢忘天神之假靈于兄以牖我  
也兄而有知其亦爲愾歎已矣兄妻時氏生二子曰  
某某才而貧以書記游諸侯不幸歿于道路常換兄  
行狀將乞銘于余而未遑也子某搜遺笥得之哭而  
請余爲涕淚曰諾其忍不銘銘曰

嗟何兄生蹇屯髯離離眉勿伸枯禪客癯道民敝硯  
席考衣巾我中表實弟昆追風昔述墓文如畫筆貌  
其真雜諧謔徵鬼神記臯諾識癸辛有讀者笑而听  
百千年女弗泯



族孫嗣美合葬墓誌銘

余家居訪求遺書殘編落簡捐衣食無所恤從孫嗣美聞風慕悅亦好聚書書賈多挾策潛往余心喜其同癖又頗嗛其分吾好也天啓間官史局與中州王損仲商訂宋史損仲言王偁東都事略藏李少卿家搜篋中獲之繕寫以歸人言嗣美家有宋刻善本而未信也辛丑春從其訖見之刻畫精好闕文具在則其捐館舍已十有六年矣嗟乎以余之于斯文窮年盡氣搜討不可謂不力而宋代遺文頡頏長編者近在家門而不克知余之闕漏諛聞良可以自愧朕王

偁之書謹存于蠟車障壁人不能舉其氏名是子也顧獨能知而藏之藏之之久至身代銷沉之後而余乃始徬徨展玩佇想于斯人則古人所謂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者固未可謂之晚也其能不為之三歎矣乎冬十有一月曾卜葬于蔡莊之新阡泣而請銘余于宗爲鬢老不當妄謏宗人子弟乃趣舉其廢書愾歎者而序之曰錢氏自武肅有國三世爲文僖公惟演南渡後八世光祿公端仁爲常熟始祖宋亡十二世千一公元孫爲常熟始遷祖入明朝十七世鏞居鹿園吾祖珍居奚浦常熟之錢始分鏞孫衡以

人才擢吏部稽勲事主事後六世岱舉進士萬曆初  
爲各御史岱生時俊亦用進士卒官湖廣副使嗣美  
各裔肅副使長子也萬曆乙卯以春秋舉順天是時  
祖父貴盛綽楔綺互宗黨望塵莫敢梯接公車屢罷  
家門衰落賦性峭獨不能訛黻隨時謠詠四起突隳  
漂搖摩肌受骨酸辛楷柱十餘年乃少熄而身已不  
待矣嗚呼其可傷也卒于丙戌歲之十月年五十有  
八妻蔣氏子四人長召亦舉于鄉次名次卽曾次魯  
孫男女二十三人曾好學能詩藏書益富趾美成宗  
固于是乎在銘曰

吾讀顏介家訓江左貴游子弟跟高齒屐駕長檐車  
熏衣剃面目不知書嗟哉若士望彼何如風雨雀鼠  
楹淪壁邪摩研削柿丹鉛滿家螢老魚乾身沉各徂  
鼎鼎百年天乎人與鑽石埋辭有子用譽我作銘詩  
慰汝幽墟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二

墓誌銘

卓去病先生墓誌銘

去病姓卓氏名爾康其爲人孝于親忠于君篤厚于朋友以通經術講經濟爲能事孤峭介特以世道爲已任雖其生值叔季身沈下僚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信之無異詞去病杭之塘西里人父光祿署丞明卿能詩結客諸老先生皆字之曰徵甫去病徵甫之少子也而出後于其兄學錄文卿少有至性事三母皆盡孝萬曆壬子舉鄉書本生母卒終喪三年哀動

牛不馬身 卷三十一  
路人此其孝子親也憤時俗重進士科糞溲乙榜厚  
自灑濯務使所居官大授祥符教諭署儀封封丘假  
守許州所至頒立教條醜雍河築圮城爲百世利入  
爲國子學錄轉兵部司務陞南京刑部主事工部屯  
田司郎中在司廳危言覈論動引古誼兩尚書便文  
老吏皆屈已從之左遷常州府簡較徙大同推官盧  
公象昇爲督府建白兵事稍自發舒量移兩淮分司  
運判不以衰晚故取看囊一錢歲大稔涕泣爲淮人  
請賑語切直多忌諱用是罷歸甲申之難早行呼憤  
涕流漬床席不踰年而死此其忠于君者也兒時與  
胡胤嘉休復同學嚶嚶好古長以許孟中高存之二  
君子爲師友休復選庶常卒官爲木主祀于中霤之  
左并祀休復父太公及壬子舉主余御史之無後者  
與人交寬論不知已而嚴于知已後門寒雋傾身慰  
藉鉅公要人片語責望終身不交一言晚而與余定  
交語人曰吾得此友藉以報塞國家非以爲交遊光  
寵也其相期待如此愍六經之學不違而師停摩跡  
編削句籒字櫛期張衆目爲羅以蒐獵聖賢之指要  
作易 五十卷詩學四十卷春秋辨義四十卷茂苑  
相國進講春秋將錄其書以獻去位不果上萬曆間

河決山東去病年二十與休復落第居金陵遣老丁生裹糧視張家堰口諸生皆目笑之舟船南北迂道沂沿訪問黃淮分合情勢作河渠議十篇旁及禮樂郊廟財賦漕運錢法官制六要會要各有成書而尤詳于武備人皆易之謂帑上兵法耳比官雲中而哈卜之議起卜者順義王後也西哈市馬以下爲僮疋取我一金而陰啗哈金強半謂之啞食哈恨而謀併之乃好言謾我卜陽事天朝陰導天朝若捨卜而固與我願併力爲漢圖諸降部落却附從中蠶起可反手滅也邊吏皆盱衡鼓掌謂侯封可契

戾取去病奏記盧公謂邊吏不知大計其故有三卜四世保塞今棄之以媚哈諸磬謂漢少恩不足恃賴一也哈易我而畏謾言爲我圖所謂空給王烏耳二也哈圍歸化城十五日不解卜街我甚必東走以孽我三也計莫若宣諭西哈保全殘卜堂堂正正存中國大體我一言而解卜圍柱卜謾銷諜此所謂知大計者也盧公大悟趣下邊吏施行宣雲遂解嚴當是時盧公嚴重去病朝見屬吏罷輒開後堂延去病上坐部折謝不敏隅坐請事議上時漏下二鼓盧公炳燭傳籤質明而事定于是向之易去病者

訖去病果知兵又惜盧公能用去病而坐視其抑沒以終老也崇禎末中書沈君廷楊以海運超拜特疏請余開府東海設重鎮任援勦去病家居老且病矣聞之大喜畫圖系說條列用海大計惟恐余之不得當也疏入未報而事已不可爲去病晚歲論兵端爲東事及其所期許于余者至是而心灰夢斷臣精銷亡不復能久居此世矣此可爲痛哭者也去病卒甲申十一月廿九日年七十有五妻李氏側室劉氏詹氏子三人向人伊人舉女一人舉以乙亥歲塋去病于臬鶴之阡抱其遺書哭而請銘于余余見而悲之

余嘗謂去病以文士喜論兵述戰守勝負之要似尹師魯遇事發憤是是非非無所忌諱似石守道歐陽公論守道曰其違世驚俗人皆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然則天下之士雖知去病其能推其用心而哀其志者則亦鮮矣去病有集二十卷余爲之序曰百年而後淡思尙論想見其爲人亦必有如余之廢書嘆息泣下沾襟而不能自止者蓋其言之而益信銘曰

世之稱君咸擬以儒林廉吏琬琰刻鏤余之惜君則嘆其長情奇志佛鬱于下泉鶴臬之原宿草芋

眠此何祥邪有光間于斗牛之間嗚呼張華雷令  
不可得矣孰知其然不然

新安汪然明合葬墓誌銘

崇禎癸未余遊武林之西溪然明偕馮二雲將訪我  
綠萼梅樹下酌酒譚燕驩若平生亂後客從武林來  
數問然明起居皆曰然明蔭藉高華賔從萃止徵歌  
選勝狎主詩酒之盟微然明湖山寥落幾無主人矣  
已而重遊湖上如客之云與然明握手一笑又數年  
然明卽世余往弔之則墓有宿草矣嗟乎自有湖山  
以來靈人韻士流留與會長與山光水色相御于無  
窮承平之世天地暢悅草木丰容園池極目歌舞載  
塗山不益而高也水不益而深也若夫喪亂之後焚  
如窾如陵彝壑改于斯時也命觴載妓左絃右壺聊  
復以吹噓朔風招邀淑氣是亦造化所使爲勾萌甲  
折之魂兆也如然明者非與然明歿湖山遂無主人  
矣一觴一咏載色載笑俛仰之間邈然終古峴首之  
涕牛山之悲又于吾身親見之是能不爲之嘆息哉  
按狀然明姓汪氏諱汝謙先世出唐越國公宋秘書  
丞叔敖分居歙之叢睦祖某周府審理父某萬曆丙  
子鄉進士生五子然明其季也然明生十三年而孤

嶄然如成人事其母捧手肅容視氣聽聲九十年如  
一日人以為白華之子事其諸兄若姊同仁均愛絕  
少分甘人以為棠棣之弟撫孫卹甥睦姻收族三黨  
婚嫁葬糴于我乎取人以為有葛藟之仁緩急扣門  
不以無為解分宅下泣側席而坐存亡死生不見顏  
色人以為有伐木乾餼我行收卹之義蓋其為人量  
博而智淵幾沉而才老其熱腸俠骨囊橐一世之志  
氣如洑流漬泉觸地涌出所至公卿虛席勝流歎集  
剎之觀潮之客三竺漉囊之僧西陵油壁之妓北里  
雪衣之女靡不繫箱捧席傾囊倒篋人厭其意留連  
而不忍去其心計指畫牢籠幹辦之器用如白地光  
明之錦裁為襦袴罄無不宜其精者鉤探風雅摹榻  
書法編次金石寸度律呂雖專門肉譜不能與之爭  
能其狃者用以點綴名勝摒擋宴集舫壘靚溪聲殺  
敵精旨杖函履屐咸為位置及乎彌留待盡神明湛  
然要雲將諸人摩挲名蹟吹簫摘阮移日視蔭乃抗  
手而告別然明蓋世之吉人邦之壽考太平之遺老  
劫後之種民吾所謂造物之所使者而豈徒哉然明  
生萬曆丁丑八月卒乙未七月年七十有九娶吳氏  
相夫刑家具著儀法字庶出子逾于已出閨門頌之



與然明齊年以丁酉四月卒年八十有二子玉立以高才生有聞次繼昌出爲仲方公後已丑進士官湖廣按察司副史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葬于玉岑山之新阡于是玉立排纘事狀泣而請銘昔李文叔記雒陽名園謂園林盛衰關天下之治亂田叔禾志西湖則以版蕩淒涼偏安逸豫次湖山勝覽之後今余銘然明墓回翔今昔有餘感焉銘曰

斯晨斯夕兮假日宴游朱絲綠浪兮紅粉丹丘伊人云亡兮誰樂爽鳩嬉春罷詠兮竹枝輟謳夢夢月鏡兮沈沈金牛孤山鶴怨兮古洞猿愁吁嗟夢華兮孰知我憂紅牙紫毫兮申寫風流鑽辭陵谷兮于彼千秋

李貫之先生墓誌銘

嗚呼百年以來士大夫沿襲浮華傭耳剽目不知學問爲何事自文淵中秘之藏祖宗儲以養士館閣巨公不復問其扁繡而况匹夫庶士有能知而好之者乎有能知而好好而讀讀而好學澆思不以諛聞曲見穿穴嚙蠹者乎萬曆中江陰有李君貫之窮老盡氣搜緝聖賢遺文其于六經四部聚之勤讀之力而守之固斯可謂強學力行強立不返之君子也君諱

鶚翀字如一後以字行字貫之少應進士舉多識古文奇字不中程再自罷去家世力耕給公上供伏臘其餘悉以購書搜閣本訪逸典藏弄刊編鬻翰老而食貧指其藏書曰富倚鄭矣故曰聚之勤其讀書也闕必補譌必正同異必讐勘痛不輟業衰不息勞傲宋晁氏元氏書目自爲詮次發凡起例井如也故曰讀之力論學以六經爲淵海以箋疏爲梯航謂朱子于載記未有成書網羅鉤貫撰禮經緝正易筭時猶自幸徹簡故曰守之固而君子先民之遺書非苟知之而已也事祖父母致敬盡毀撫弟妹分甘讓肥舉止方重不苟訾笑冠婚喪祭遵用古典立先廟置義莊廳事懸高皇帝聖諭六族詔告族黨老居南村歲時祭奠徒步往返鄉人觀禮焉天啓中羣小附椽人亂政每嚙齒唾罵繼以泣涕繆宮允昌期妹之夫也御史應昇弟子也相繼械繫君執應昇手曰勉之李氏有人矣詒繆書曰生平學力方寸裁決吾不惜爲王炎午斯吾所謂強學力行強立不返者也君晚與余定交束書飾贊用士相見禮十五年間書筒奚囊百里參錯遺文掌故取次弋獲宿春相聞若傳遞焉余有事正史以謂如君者長編討論可援爲助君

嘗詒書姚叔祥訪求鄭端簡后妃權倖等十二傳其  
意亦以余爲可助也君沒無相余者矣不于腕翹世  
道交喪滄桑劫火相挺繼作汗青頭白不可復問矣  
嗚呼史氏之難也廬陵涑水五百年不易邁劉道原  
徐無黨之流天亦斬而生之耶天旣生君畀之以多  
聞纘言顧鐫削其遺經使之老而微歿而燔耶抑亦  
儒行禮宗上帝所閔重殘膏流墨與褒衣法冠俱還  
朋府不慙遺斯世耶君疾革正冠危坐詔諸孫曰我  
子三不朽無一不敢稱學者窮經問字虞山吾心師  
也丐一言銘我足矣越十一年乙酉國有大故湯葬

又十年甲午成之具狀來請余老不獲死泫然執筆  
徒以墜言受命其又可悲也君始祖恒烈公至元中  
從伯顏丞相官統軍元帥墓在河間寧津縣子霑柯  
孫李八撒兒佩金虎符世守江陰遂家焉八撒子脫  
寅拜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鎮平江至丙申死淮張  
之難入國朝始爲儒戒菴府君諱翊以儒有聞翊生  
復菴府君諱果用孫應昇死忠贈太僕卿君之父也  
君以崇禎庚午四月二十三日卒享年七十有四娶  
貢氏生一子奕茂官鴻臚寺序班先卒女六人孫男  
五人良知成之及功遴之挺之曾孫男女若干人君

物類不學集 卷三十一 九  
之作家譜也徵蒙古事最核金虎符三珠二珠之別  
則辨國制八撒伯察脫賓脫因之稱則考國音明善  
公督漕死事之詳則援據陳敬初張文蔚之詩誅先  
輩推文徵仲諳勝國故事君庶幾焉由此觀之余之  
誌君所以三嘆于史事者蓋不誣也銘曰

江陰東原赤岸里有明碩儒墓于此天地閉塞賢  
人死文府滅熄禮庫燬有光熊熊漢津起色正芒  
寒勺勺從端門有命珠囊理祀諸瞽宗日可埃誰  
爲之銘舊太史大書深刺詔天咫

歸文休墓誌銘

崑山歸昌世字文休太僕寺寺丞震川先生諱有光  
之冢孫也父子駿太學生母顧氏文休生十歲能爲  
歌詩爲諸生與嘉定李長蘅太倉王淑士號三才子  
余年少後亦從之游四人者互相題拂咸以爲端人  
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也李王及余相次取科第  
文休數踏省門于諸生中濶踈落拓不事生產日高  
醉臥憂釜待炊其婦典衣易粟不使文休知文休亦  
竟不知也中年益放意爲詩阨窮連蹇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可喜可愕必于詩焉發之晚于詩律尤細和  
陶諸篇爲詩老程孟陽所稱長蘅苦愛其五言詩效

韋柳者嘗摘二章題武林壁間觀者不知爲今人也  
酒酣以往槎牙芒角奮筆爲風枝雪幹攄寫其扶踈  
魁壘之致人多攫奪藏弄比于仲圭孟端文休夷然  
不屑也震川季子子慕字季思于文休爲叔父季思  
謝公車學道端居屏跡凝塵蔽榻衡木拒門而文休  
時游酒人淋漓跌宕倚絃度曲曼聲長歌兩人之行  
跡不能相爲顧其持身行已不受緇涅一稟震川之  
舊德則相與共之文休風流儒雅易直近人草書墨  
竹施易乞與邑有大相請綽楔署書鄭重謹諉終弗  
許也其介獨類如此文休娶于秦生四子長時發天  
次昭繼登祚明秦有儀法食貧攻苦以逸妻白命三  
子皆有儁才晚益間放望山尋水交風友月聽然獨  
笑不知老之將至也旣而戎馬縱橫天地崩圯自以  
家世爲儒三百年荷國涵養不殊世祿行歌野哭歛  
歔飲泣塊然無生人之樂昭殉幕府繼登死儒官女  
及媳接踵赴難遂擗標發病以死嗚呼慘矣文休以  
弘光元年九月四日卒年七十有二配秦辛卯三月  
二十六日卒年七十有五又三年癸巳三月祚明泣  
血負土卜塋于崑山九保巨字圩之新阡哭而謁余  
銘文休悼震川遺文不大顯于世討論揚扞蚤夜呼

憤三子既長呼而命之曰我王父之古文規模韓歐  
今其瓣香近在虞山凡所以發皇精神頽濯蒙翳使  
吾祖之緒言不為俗學所抑沒蓋廿年于此矣嗚呼  
小子庸敢弗念乃筮日使三子端拜攝齊授經于余  
文休歿祚明必以余銘猶前志也銘曰

吁嗟乎斯為文休之藏魂升于天譽星卿雲倬其  
有章也魄歸于地朱草醴泉靈芝煌煌也後千斯  
年知為震川之文孫其苟無傷也

潘文學墓誌銘

嘉定居吳郡之東偏地僻而土厚余所見後民俗老  
凡十餘曹讀書勵行動止自好方巾大帶整冠脩容  
喪亂已來老成彫謝是數君子者已邈然如古人矣  
而其鄉人子弟風流餘韻猶有未盡沒者則余樂得  
而論著之如潘君汝躍是也潘君各應鯉汝躍其字  
高祖文學士聰曾祖翁源縣主簿櫟祖文學煜父文  
學元輔世有文行君兄弟皆博士弟子員父子兄弟  
橫經枕書鉛槧交加絃誦錯互君以唐叔達金子魚  
為父之執友以諸父之壻徐女廉為其執友唐金與  
徐吾所謂數君子者之三人也以是故浸漬文藝繼  
勵各行其所得者居多父歿君與其婦傳孺人拮据

食貧庀治喪事獨先諸昆弟昆弟相繼歿送往事居植孤哺孩分甘讓肥剗肌割肉不以亡爲解凡君之所爲刻意攻苦脩飭內行視古學友壹行之科卓然可以無媿而君且絃斷勿續歷四十年鷄鳴風雨自守泊如也鄉之人皆稱之曰賢亦未有以大表異也世道休明比屋可封生長禮義之鄉熏習詩書之教凡所謂六德六行閭胥族長之訓秀眉毀齒相與耳濡目染以爲固然無足異者繇今而觀之則以爲殊尤絕跡六闕不勝表而百城不勝圖也嗚呼可勝嘆哉君生于萬曆丙子歿于丁亥六月年七十有二娶

傅氏生于萬曆丁丑歿于甲寅十二月年三十有八子四人濟潤浩淡君旣與汝廉交好遣潤師事焉女廉歿其子永亦天君經紀其孤嫠凡廿餘年老而不倦潤又捐束脩半爲女廉刺其遺集而君之旣葬也女廉之次子京介潤以來請銘曰藉手以爲女廉報地下也蓋濟徐兩世交誼終始有足稱者銘曰

泰伯端委表吳俗仲雍文身匪其躅黃池載書請先讀趣呼好寇乃其欲嗟君家世老鄉塾井邑攸改

猶蠹蠹章逢蔽形書滿腹下

見古人無嘖蹙百年爲儒是亦足我裁銘詩志陵

谷

處士楊君無補墓誌銘

嗚呼天下有處士而後有真詩人真處士而不爲詩人者則有之矣真詩人而不爲處士未之有也爲詩人者服處士之服而無其志其爲詩也傭僱而已矣言處士之言而無其行其爲詩也裨販而已矣近代布衣稱詩項背相望傑然以處士自命者無有人將曰彼不爲處士猶得爲詩人何其待詩人之薄也嗚呼處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詩人者斯可矣循其名考其實楊君無補其庶矣乎無補壯歲遊長安詩

名籍甚余賞其警句曰閑魚食葉如遊樹高柳眠陰半在池以爲文外獨絕書之扇頭爭相諷誦無補不以其大篇疊韻流傳館閣者爲足重而矜信于余所賞兩言者歸而與高淳邢昉南京顧夢游刻意濯磨爲清新古淡之學詩道于是乎大就善畫落筆似黃子久好遊虞山謂子久粉本在是坐臥不忍舍攬取其烟巒雨岫綠淨翠煖用以資爲詩晚自定其詩四百餘篇屬余爲序余曰李鄴侯聞殘師梵唱先悽惋而後愉悅知其謫墮將去無補殆將隱矣居無何竟死無補死生于詩若是可不謂之詩人矣乎無補之



爲人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口出氣惟恐傷人薰蕕水炭卽之意消其中有所不可介如也新撫略地士人望塵頌德無補笑而不矧退未嘗不掩淚也徐文靖之自沈也僂而就無補謀死所焉文靖有子昭法託于木門顧獨與無補父子游爲文以表之文靖歿無補語其子炤吾暫不死貫文靖餘畧耳屏居陸墓禪誦不輟浮沉人間忽忽不自得年六十寢疾十日自定終制口誦佛號正定而逝夫如是可不謂之處士矣乎卒將塋照哭而告余吾父乙酉已來飾巾待期以死爲幸祈死而死不待皋某之日也徵夫子其誰

銘嗚呼無補之爲詩人也吾能徵之其爲處士也徵諸文靖又徵諸文靖之子與其子略詩人之名謚之曰處士君子以爲允無補各補別自號古農其先臨江之清江人父潤貫于吳娶張生無補家焉卒于丁酉歲七月初一日塋在長洲十五都之新阡娶袁氏生五子炤烜熺燧燕銘曰

遺民之稱昉臯羽虞賓夏隸勸終古必也正名銘無補曰處士訊筮與嗚呼上帝其右汝

顧君升墓誌銘

君諱世峻字君升原名延祐世家長洲埭川下堡村

物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祖道隆爲名士藏書萬餘卷與視京兆文待詔父子  
爲文字交父文禎生十男子而君次居九君父性伉  
俠有司中蜚語把持其短長甚亟君年十七更名試  
童子科學使者手其牘撫几矜賞有司旁睨縮舌曰  
顧文禎有此兒耶趣歸寢其獄自是家益落攜婦何  
廢箸餽居蓬蒿糞盥口吟手畫意豁如也爲諸生祭  
酒踰二十年執父母之喪瘠不勝杖遂絕意科舉崇  
禎壬午以歲貢入對大廷歸而病卒是歲之九月十  
日也年四十有八妻何氏生二子長譚次芳菁皆邑  
諸生女五人孫男女二十人曾孫男女七人君爲人

易直方嚴不佞輪訾笑婦健而賢代君持門戶環堵  
之室橫經籍書家人瑣碎之事弗與知也好讀史漢  
三蘇子集尤信心窮繙內典兀坐竟日夕當臂處衣  
綻席穿輒縫紉以爲恒爲文澄心研慮仰視雲漢奮  
筆落紙簇簇然如蚕食葉都不起艸才筆之士相顧  
愕眙避席而不得一當于鎖闥命矣夫君歿踰年癸  
未卜墓于齊女門外形家言水泉不利越二十年歲  
在壬寅正月躡始得吉壤于陸墓廿三都北七畝之  
寥字圩奉君柩改葬而具狀請銘于余韓自傷爲人  
子無狀不克敬慎以安先人之魄致詞哽咽伏地不

能起余曰無以為也改葬古也儀禮曰改葬總子思語司徒文子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古之改葬者有二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有闕也昔者王季葬于渦山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出而張朝三日而後更葬今子之改葬非為禮不備也為水泉也則文王已行之矣孔子之于防墓崩也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今子之自傷也猶是心也穀梁子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緬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今子之于緬者下者蓋猶有越月踰時朔回啁噍之思焉其亦可以風世已矣君子謂顧君子是乎有子是宜為銘銘曰

臯如嶧如鮮原膺膺捨彼沮洳宅此樂土舊史刻銘永詔堂芥夫人兮自有美子孫何以兮愁苦

温如先生陳公墓誌銘

楊子曰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太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師道之尊久矣自椰子厚謂魏晉以下人不知有師韓子抗顏為人師受人譁笑而况于今日乎温如先生陳君居太蒼之蔚村里其為學弘深而肅括經傳洽熟頌禮詳明教授生

徒歲嘗五十人里中相語稱先生不復知爲君也中  
歲以其業傳子瑚遷蝸廬牛欄俯仰嘯歌以成子之  
志瑚謝絕應舉門弟子日益進而君之道大光壬寅  
七月初二日考終正寢享壽八十二二月葬使字  
圩新阡兩世執友生徒纒經赴會者填咽阡陌末世  
所僅見也自古三公稱公年之長老尊其道而師之  
稱公余故授毛公申公語公之例書其墓石曰陳公  
而繫其行事曰君少遭閔凶謹謹礧錯不失一訾笑  
于人不可一錢刀于人角巾赤舄危坐如塑像不狎  
者不博塞不讀非聖之書不習淫哇之辭議論風發

籠挫古今軼材少年口呿舌遁當筵奮袖矯尾厲角  
旣而促席引滿卒爵歡然門弟子居喪鼓三絃過而  
叱之其人終身廢簫管長善救過視人畏傷雖被鐫  
譙退無後言宿業憂國籍記天災國故援據經義吮  
毫啜泣著述數十萬言非通經貫道不費紙墨生平  
抑塞磊落畧見六十老人自序及和犁眉公襍興詩  
不信巫覡不諱死喪飾巾待盡命大開門闔吾魂氣  
當上昇于天瑚之事狀云爾余居江鄉距蔚邨三舍  
士友來告曰陳先生日飲酒盡三四石與酣蘸酒汁  
寫詩累千百言不休嘗中酒慵起諸子張口坐荻簾

外遣老婢傳誦句讀犁然自口出余喜而敘其事  
余嘗觀宋少蘊記少從峽州樂生嘉問學草屋三間  
妻子棲一椽而以其二聚徒旦起授群兒經口誦數  
百過不倦少間曳屣慢聲吟諷則東漢延篤書也羣  
兒或竊玩侮之亦不怒元吾衍子行居武林先光坊  
坐臨街小樓群公樂其博雅屣屣造門扳梯不令上  
弟子以次下樓授書而已吹簫度曲下書聲琅琅然  
無敢譁者君子此兩人風流樂易若累相似豈局促  
僮子師哉樂生所誦延篤之書曰吾昧爽櫛梳坐于  
客堂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久則逍遙內堦詠詩南

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不知老至也則然又曰吾自  
束修以來爲臣不陷不忠爲子不陷不孝上交不諂  
下交不黷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報君之強立不返  
矯其身而厲其子也亦然斯所謂人之模範以經師  
爲人師者歟君諱朝典字徵五娶孫氏子二人長朝  
崇禎壬午科舉人學者稱爲確庵先生姓張氏自代  
州遷常熟創隸太倉父允臣有壹行著家訓四卷允  
臣父復張以節俠聞復張父班班父昇昇有氣決里  
中兒怒馬躡其門伐棘以隘道叱其奴糞除馬矢乃  
聽去珏與中表陳氏兒爭竹馬撲殺之兩家父抱持

物類不學集 卷三十一  
三  
痛哭捨班爲陳後遂姓陳氏銘曰

吾聞諸孔文舉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  
禕矣碩儒著書滿家便便經笥爲衆說郭夏肆周  
遺寤嘆瞻烏負薪拾穗父子爲徒嗟彼僭俗擿植  
索塗正服明燭厥德則孤鄭公表鄉魯國豈誣論  
世考德配而銘諸

顧象垣墓誌銘

長洲顧君諱維鼎字象垣以己亥歲四月十七日卒  
于家長子苓將葬父于支硎山之新阡啓其母陸孺  
人之兆而合窆焉卜葬日得明年正月癸酉于是具

狀數千言稽首求請銘銘曰

吳四姓亶顧陸水還珠河采玉君曾祖諱存仁官  
太僕謇直臣鴻臚祖文學父糞廡屋用儀羽陸家  
風推尚寶世作速締姻好父好酒荒菑畲遂脫身  
游外家謝田宅棲丙舍趣短竿卽長夜君夫婦相  
閔勉起孤僮歷涼暖異糧肉奉寡母甘藿蠶共漉  
洩權子母搽羸奇校諸蔗竿蹲鳴起高贊各上田  
俯青郊疏紅泉文茂苑扇芳塵託親串洽弟昆長  
簷車高齒屐燕雞豚錯履烏嗶鄙夫髮種種削兩  
肩入錢孔周御史捕飲章遮道路縣銀璫君奮臂

牛齋不學集卷三十一  
三十一  
扞牧園藐豚人如腐鼠亡賢妻有收子悲岸谷歎  
濛汜地濁惡天滄浪結淨侶修香光種池蓮采籬  
菊伸譚眉奉笑腹縣鼓觀餽巾遊猗徃生亦避世  
七十六以壽終考終命媿顯融生三子苓荃莊女  
四人皆已行支硎阡松檟列生齊牢歿同穴舊史  
文序譽墓銘三言凡百句苓嗜學時有聞今東吳  
顧八分自書丹刻玄石埋銘章永無泐

雲間道人生壙志

雲間道人錫山徐氏子少工筆札妙解書翰精于牡  
丹亭樂府搜逃隱互宿工老師莫能置喙通輕俠重

志氣柳市毬場推爲渠帥破千金之產如揮唾洩萬  
曆季年余識之鄒彥吉席間輕衫白裕眉目軒軒然  
籠蓋坐客亂後見之惠山則頽然老僧竹經香燈坐  
對移日相與循鄒園遺址指點昔遊愴歎而別庚子  
歲道人年八十客謂曰君幸與虞山公遊人貌榮名  
蓋少自敘述乞一言以志陵谷道人笑曰我之生平  
公知之矣少而孤長而蕩老而窮非儒非僧不市不  
隱吾行履如是父命名鳳儀叅密雲靈岩二和尚更  
名載又曰玄熙晚自號雲閒如雲之間也依雲而居  
亦曰雲閒閒亦雲也雲亦閒也吾各字如是畏接貴

客懶交熱客憎見俗客侶禪衲友樵漁嘯歌朋而命酒徒吾交游不多乎寄高忠憲祠宇乳泉石礪花宮草庵杖藜所到皆在廡下吾園廬不廣乎中年失壯子有僮曰子立備歷寒苦扞禦刀刃推燥濕把疴癢復加一衣復損一飯五十年如一日人以爲孝子慈孫我以爲我身也吾子姓不具乎金剛數卷清磬一聲生可盡年死不帶業草亾木卒如是而已吾何述矣哉客以其言告余且曰唐夏侯孜厄塞各場人恭其備李敬當今北面官人所在打風打雨堂頭官人豐衣足食爾何不從之而事一窮措大有何長進敬

輒然曰我官人及第還擬西川留後官後孜自中書出鎮成都用敬知進奏夏侯氏之備則奇矣徐之義僕窮老相依豈復有高車曲蓋之夢不尤難乎余曰道人如孤松老樹礪礪負大節非聊爾人也彥吉貴倨奴視幸舍客獨嚴重道人彥吉與東林水火語及忠憲道人輒拱手曰正人君子問過忠憲必曰鄒公遇我厚兩公交重之忠憲歿周全生歿有古人風高氏子孫祠下必肅揖而後去間關垂死以髡頭易薙髮未嘗一日忘溝壑也裴晉公隸人王義捍淮西之刃晉公自爲文以弔是歲進士撰王義者三之二道



人一老禿翁使人交頌義僕比于晉公之隸人桃李不言亦有以使然也余舊史官也載筆大書以傳于後誰曰不然客曰唯唯道人墓在馬塢山去惠山三里許此邦士大夫議推子立王墓事歲時澆奠虞山蒙叟錢某書礦石以誌之爲文之日庚子十月初八日也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終



